



弹指惊雷

梁羽生 著

梁羽生 著

下



朝华图书



中山大学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梁羽生作品集

63

弹指惊雷

下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弹指惊雷/梁羽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2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92-4

I. ①弹…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0468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75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十一回	如此情怀谁可解 一般身世总堪怜	369
第十二回	当世几人堪白眼 快刀一战获青睐	403
第十三回	甥舅至亲怀敌意 师徒异路用机心	441
第十四回	回头始识风波恶 放眼应知天地宽	473
第十五回	客店有心窥隐秘 古城无意遇同门	511
第十六回	小侠惩奸戏双煞 少爷吸毒变奴才	551
第十七回	毒贩妄图成霸业 牛刀小试戏妖人	575
第十八回	手足相残何太忍 鸳鸯同命若为情	597
第十九回	不辨恩仇成大错 虽非骨肉胜亲生	633
第二十回	欲退心魔求棒喝 难挥慧剑令钗分	675

第十一回 如此情怀谁可解 一般身世总堪怜

兄弟比剑

孟华看见杨炎这个样子，不觉又是气恼，又是痛心。“炎弟怎的会做出那些无耻的恶行，可叫我怎么办呢？”虽说他以天山派记名的弟子的身份前来替长老“清理门户”，是应该一见杨炎，就废了他的武功，把他押回天山的。但他怎可忍下这毒手？

这霎那间，两兄弟四目相投，大家都是咬着嘴唇，不知说些什么话好。终于还是丁兆鸣首先开口：

“杨炎，你还认得你的哥哥吗？他曾费尽心力找你，盼你成材，想不到你却变成了一个欺师灭祖、淫邪无耻的坏蛋，你能不愧对哥哥？你还不赶快跪下来向哥哥认罪，求他从宽发落！”

在丁兆鸣是好意给杨炎指出一条路走，不料反而激起杨炎的愤怒。“你们加给我什么罪名我都不管，我已经不是天山派的弟子，你们天山派的人也管我不住！”杨炎挺起胸膛，冷冷说道。

丁兆鸣这一气非同小可，喝道：“杨炎，你胆敢背叛师门，眼中没有我这个师兄也还罢了，难道你连亲哥哥也不认了么？”

杨炎强抑内心的激动，故意装作一副漠然的神态说道：“哥哥，谁是我的哥哥？”

孟华颤声喝道：“杨炎，你，你，我问你……”伤心气恼之下，几乎话不成声。

杨炎亢声说道：“你要问我？我也正想问你！”

孟华道：“好，你要问我什么，你先说吧！”

杨炎说道：“孟华，你来这里做什么？”

孟华怒道：“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应当明白！如今我只问你，你认不认罪？”

杨炎说道：“认什么罪？”孟华喝道：“石师叔是不是你打伤的？”杨炎说道：“不错，他要杀我，我只打伤了他，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孟华暂且沉住了气，再问：“石清泉的舌头是不是你割掉的？”

杨炎说道：“不错，谁叫他狗嘴里不长象牙，竟敢口出污言，辱骂了我不打紧，还辱骂冷姐姐！”

孟华哼了一声道：“石清泉决不会无缘无故辱骂你的，一定是你先做出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老实告诉我，你，你对冷冰儿干、干出了什么、什么……”他素来敬重冷冰儿，实是不愿意把石天行告诉他的杨炎污辱冷冰儿的“丑行”形之于口。

杨炎大声说道：“我和冷姐姐光明正大，有什么见不得人？我喜欢她，她也喜欢我，我要娶她做妻子又有什么不对？你们不喜欢，那是你们的事情！”他侃侃而谈，自以为“理直气壮”，却不知此言一出，孟华岂仅只是“不喜欢”而已。

俗语云：先入为主。石天行对杨炎的诽谤，孟华早已相信几分，此时从杨炎口中得到“证实”，他怎能相信冷冰儿当真是愿意嫁杨炎为妻，自是以为杨炎真的曾经有“逼奸”冷冰儿之事。

这一瞬间，他不禁心灰意冷，刷地抽出长剑，心里想道：“炎弟如此无行，目前年纪尚轻，已然如此，将来长大了，武功更好，还能不更加胡作非为？罢了，我只好忍痛杀了他，免贻家门之辱！”

剑光耀目，杨炎仍是神色自如，嘴角挂着一丝冷笑，望着孟华。倒是孟华禁不住心中的伤痛，一颗晶莹的泪珠，滴在明晃晃的剑尖上。

丁兆鸣忙道：“孟贤侄，你毁掉他的武功，将他交给我吧！杨炎，你要性命，还不赶快跪下来向哥哥求情！”

杨炎没有求情，反而冷笑说道：“孟华，原来你是要来杀我的，并非是来认什么兄弟。多谢你没加掩饰，这下子我可全明白了！”

孟华含着眼泪说道：“炎弟，你休怪我没有兄弟之情，就因为你是我的弟弟，我才宁愿你早死的好。炎弟，你有什么未了结的事，要我替你了结么？”

杨炎冷笑道：“多谢了。你姓孟，我姓杨，你是名震武林的侠义道，我是无恶不作的‘小畜牲’，我怎能是你的弟弟？不过，你要杀我，恐怕也没那么容易，要我引颈就戮，那是不行的！”刷的一声，他的青铜剑也拔出来了！

孟华的伤心和恼怒都是到了极点，但想起父亲叮嘱过他，若然找到了弟弟，务必要把弟弟带回柴达木的说话，他的父亲是还未曾见过这个弟弟的。思念及此，他的剑刚刚刺出，又硬生生地收了回来。杨炎仍然冷冷地盯着他的剑尖。

孟华要杀弟弟，可把丁兆鸣吓慌了，连忙抢先动手，说道：“骨肉相残总是不好。孟贤侄，让我替你废掉他的武功吧！”

杨炎正憋着一肚皮子闷气，也不理会丁兆鸣是好意还为坏意，挥剑便即反击。这一肚子闷气发泄出来，虽然他的伤口刚刚停止流血，力道也是刚劲异常。

“当”的一声，丁兆鸣虎口发麻，长剑几乎脱手飞出。孟华吃了一惊，颤声喝道：“丁师叔，你莫手下留情，要是废不了他的武功，就尽管杀了他吧！”

丁兆鸣刚才因见杨炎受伤，这一剑的确是尽心尽力。但试了这招，他亦已知道，即使自己全力以赴，也未必胜得过杨炎了。他一咬牙根，剑招续发，心里想道：“拼着让他伤上加伤，甚至变成残废，那也顾不了这许多了。总胜于让他哥哥杀他。”

丁兆鸣是天山派第二代弟子剑法最高的人，大须弥剑式使出，但见剑气纵横，四面八方都是他的影子。

杨炎接连变了几路剑法，兀是无法摆脱他的剑势笼罩，伤口又在隐隐作痛了。

杨炎心里想道：“我若是不能和孟华决一死战，死了也不甘心。”当下吐气开声，啪的一掌打出。

丁兆鸣剑法虽高，功力可还是比不上虽然受了伤的杨炎。一股排出倒海的力道涌来，他不由自己地退了三步，喝道：“好小子，

想拼命么？”

孟华叫道：“师叔，让我来吧！”但丁兆鸣早已退而复上，继续与杨炎缠斗了。这一次改用追风剑式，快得难以形容，教杨炎无法腾空出掌。

杨炎恐怕支持不住，当下一手叉腰，单臂挥动长剑，剑式似甚拙劣，但丁兆鸣那么奇快精妙的剑法，竟是无法攻进他的剑光圈内。

他使出了“爷爷”悉心传授给他的“龙形十八剑”，这套剑法是要极强的内力相辅的，招式变化虽然远远不及天山剑法，但却刚猛得多。这一来变成了双方各以所长攻敌之短。不过丁兆鸣较高的剑法却抵消不了他较弱的功力。

孟华看得又是吃惊，又是痛惜，心里想道：“炎弟本来是个学武的奇才，我在他这般年纪远不如他，可惜他偏不学好！”

心念未已，只见剑光纠结，杨炎的剑尖上似乎有着一股粘劲，令得丁兆鸣怎也摆脱不开，身不由己地跟着他的脚步移动，恍似风中之烛，摇摇欲坠。

孟华大吃一惊，喝道：“小畜牲，在我眼前你还敢如此猖狂，丁师叔若有毫发之伤，我毙了你！”声到人到，长剑早已出鞘，在丁杨二人的剑圈之中轻轻一点。

这霎那间，两人各有不同的感受。丁兆鸣顿觉压力一松，身不由己便向后退。惊魂稍定，茫然自思：“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这两句老话当真说得不错。孟华固然远胜于我，连杨炎这小子，他受了伤，我也都已不是他的对手了！”

杨炎的感受却刚好和丁兆鸣相反，陡然觉得剑尖好像受了无形的束缚，竟然挥洒不开。原来孟华不但剑法精绝，内力的运用也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轻轻刺过来的一剑，竟能生出两种不同的力道，一招之间，攻“敌”救友，而且令得他们立即分开。

孟华喝道：“你居然还要跟我动手么。撒剑！”大喝声中，依样画葫芦的一招“三转法轮”使出，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的以粘黏之劲把杨炎的青钢剑绞出手去。丁兆鸣不知孟华的用意，只道他是要取杨炎性命，连忙叫道：“孟贤侄手下留情，杨炎

虽然可恶，请念他年幼无知……”

话犹未了，只听得“当”的一声，杨炎冷笑说道：“不见得！”两柄纠缠的剑已是倏地分开。原来杨炎的功力虽然不及哥哥，但他的“龙形十八剑”之中，却有一招能解粘劲的妙招，顺势把剑向前一送，立即反身跃出圈子。这“不见得”三字是针对孟华喝令他“撒剑”说的。

孟华冷冷说道：“丁师叔，你莫为他求情，他自恃武功高强，只怕连我也不放在眼内呢。你现在就给他求情，不嫌早点儿么？不给他一点教训，他如何能够知道地厚天高？”

说至此处，剑光一起，又把杨炎的身形圈住，喝道：“你莫以为能够解我一招，你想在我手下逃脱，那是决计不能！我如今给你考虑片刻，你若不扔剑认罪，我就要废你的武功了！”

此次孟华只说要废他武功，已是比最初想要杀他退了一步了。但听在杨炎耳中，却是更加愤怒，心里想道：“原来你所说的念兄弟之情，就是这样。我失了武功，自然就只能任凭你们父子摆布了。嘿，嘿，你只是孟元超的儿子，可不是我的哥哥！”

“姓孟的，你张口便骂，动手便打。你以为我真怕你不成。不错，我知道打不过你，但打不过也要打，有本领你尽管杀了我，要废我的武功，哼，哼，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杨炎冷笑说道。冷笑声中，挥剑反击。

孟华气得面色灰白，喝道：“莫说你犯了欺师灭祖的大罪，就凭你现在的狂妄胡为，我就要替本派清理门户。好呀，你既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我就让你瞧瞧，我有没有本领废你的武功吧！”

杨炎冷笑道：“很好，我就看看你有什么本领能废我的武功！”突然一招极为刚猛的剑招横扫出去，带起的劲风也震得旁观的丁兆鸣几乎立足不稳。原来他早已打定主意，倘若当真打不过孟华，最后关头，他便即自断经脉而亡，决计不让孟华废掉他的武功。

双剑相交，一片金铁交鸣之声，震得丁兆鸣耳鼓嗡嗡作响。

丁兆鸣赶忙退远一些，再次叫道：“孟贤侄手下留情，令弟还不能算是穷凶极恶，无可救药之辈，他、他……”

原来杨炎刚才和他交手，在他的剑法已完全被杨炎克制之后，

杨炎若要杀他，可说易于反掌，他自己心里明白，杨炎虽然令他败得甚为难堪，其实则已是手下留情。

但丁兆鸣话犹未了，只见杨炎已是脱出了孟华的剑圈笼罩。杨炎剑法暴涨，孟华剑光流散，而且接连退了三步。

丁兆鸣大吃一惊，心里想道：“难道孟华也打不过他的弟弟？”想给杨炎求情的话也说不下去了。

原来孟华想试一试弟弟的功力，这一招是硬接的。

他的功力本来也比杨炎高出许多，但因未知弟弟深浅，当然他是不敢用上全力。在双剑相交的那一瞬间，他的内力只用上三成，而杨炎则是全力以赴，使出了“龙形十八剑”中最刚猛的一招。丁兆鸣虽然是个武学大行家，急促之间，亦是看不出其中关键。

杨炎似乎是“得理不饶人”，招式不换，剑势未衰，剑尖直指孟华肩头的琵琶骨。琵琶骨倘若给他一剑刺穿，孟华的武功可就要先给他废了。

这一下可轮到丁兆鸣为孟华着急了，大叫道：“杨炎，你敢，你敢……”

“杀兄”二字尚未吐出，只见杨炎身形一晃，剑尖堪堪刺到孟华肩头忽地缩了回去。丁兆鸣松了口气，想道：“还好这小子虽然胡作非为，还肯听我劝告。”哪知心念未已，只听得杨炎哼了一声，说道：“你不必假惺惺手下留情，我宁愿在你剑下丧生，决不向你屈服！”

他这一说倒是令得丁兆鸣糊涂了：“我只道是杨炎这小子手下留情，却原来反而是孟华对他手下留情。”

原来双剑一交，孟华便即试出弟弟功力的深浅，他多加三分内力，刚好和弟弟此际的功力相等。杨炎的剑尖到了距离肩头三寸之处，已是无法再向前伸，只能赶快收剑变招。

孟华喝道：“你现在不敢目中无人了吧。你有多少本领全都拿出来，我要让你死得心服！哼，哼，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你既有心求死，我就成全你吧！”

丁兆鸣老于世故，在已经知道孟华刚才实是让招之后，再品味孟华此际的语气，已经知道孟华的心意，其实并非真的想杀弟弟，

而是要看看弟弟这七年来所学的全部功夫。

杨炎究竟学到了什么功夫，这也是丁兆鸣忍不住好奇想要知道的。他想孟华大不了是要废弟弟的武功，于是也不再加劝阻了。

杨炎却认定了哥哥是要杀他，他亦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他一嚼舌尖，喷出一口鲜血，这是介乎正邪之间的一种内功运用，能令精神陡振，功力倍增。

“龙形十八剑”虽然只有十八招，但每一招的威力都是极大。只见他横劈直刺，每一招使出都是隐隐挟着风雷之声。丁兆鸣已经退到五十步开外，兀是感到寒光耀目，剑气侵肤！

丁兆鸣看得又是吃惊又是痛惜，想道：“杨炎当真是学武良材，假如他肯学好，不难成为本派继往开来的一流人物。唉，如今他却是自绝于本门，石师兄纵肯饶他性命，也不能让他再列门墙了！本派失了传人不打紧，他这身武功废了岂不可惜？”

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虽然为杨炎的内功剑法大大吃惊，但亦已看得出来，杨炎决计不是他哥哥的敌手了。此时他担心的只是孟华要废杨炎武功。

只见孟华在对方刚猛之极、凌厉异常的剑势之下，忽进忽退、不疾不徐、挥洒自如。轻灵矫捷，真有流水行云之妙。杨炎使出的不论怎么凌厉的剑招，都给他随手化解。

杨炎这才倒吸一口凉气，心道：“想不到他如此厉害，我爷爷的本领恐怕也未必能够胜他。但他若要杀我，早就可以，难道他当真是念兄弟之情？还是要戏弄我呢？”

他是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趁着“天魔解体大法”的作用尚未消失之际，把剑上的力道越发加强，在雪山苦学的七年之功，发挥得淋漓尽致。但他那刚猛的力道一和孟华的剑接触，便如泥牛入海，一去无踪。孟华却没运劲反击。

杨炎知道这是卸力打力的功夫，他虽然也懂，但想要运用得如孟华这样神妙，可就难了。他哪知道，莫说是他比不上哥哥，当今之世，能够和孟华打成平手的亦已寥寥无几。单以剑法而论，当世公认的天下第一剑客金逐流，恐怕也只能和孟华并肩了。

殊不知杨炎固然吃惊于哥哥的剑法之妙，孟华却是更吃惊于弟

弟武功之强，暗自想道：“以他现有的武学造诣，再练五年，当可追得上我。武林中的奇人异士我见过不少，但像他这样年纪轻轻，就能有这样的造诣，我却是平生仅见，唉，就可惜他偏不学好，我废不废他的武功呢。不废他的武功，只怕他恶性难改，将来更要遗患武林！”

孟华踌躇未决，再想：“不过他是已经受了伤的，再打下去于他身体会有损害。”当下剑法一变，意在剑先，出招快极，如影随形地紧逼杨炎，此时他要闪躲都难，更谈不上反击了。

杨炎浊气上涌，喝道：“孟华，你杀了我吧！”索性连人带剑，猛扑过去。等于是自己送死！

丁兆鸣大惊急叫：“不可！……”话犹未了，只见孟华的剑光恍如化作千点万点寒星直洒下来，杨炎已经中剑，倒在地上了。

丁兆鸣颤声问道：“孟华，你，你，……”

孟华苦笑道：“我没杀他，武功也没废掉。该当如何，丁师叔，请你处置他吧！”

接着向杨炎喝道：“你现在应该知道，刚才我是有本领可以废你武功的吧，你认不认罪？”

杨炎暗自后悔，后悔自己没有早上片刻，自断经脉。原来孟华使的最后一招，名为“胡笳十八拍”，是他三师父丹丘生传给他的崆峒派绝招。丹丘生当年仗此一招，不知打败过多少成名高手；到了孟华手上，精益求精，这一招已是更胜师父当年。

杨炎早就打定主意：打不过哥哥，最后关头，便即自断经脉而亡。但他想不到孟华的剑法竟然精妙如斯，此招一出，电光石火之间，就刺着了十八处穴道。力度用得恰到好处，血丝也没渗出半点。但十八处穴道被封，还怎能运功自断经脉。

尽管他对哥哥误会甚深，连原有的几分好感亦已变为恶感，他对哥哥的武功却是不能不暗暗心服，想道：“他说得不错，以他这样的本领，要废我的武功，确实是轻如反掌，在他的剑下，我想要求死也难。”

但对哥哥的武功心里暗暗佩服是一回事，口头上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忍受屈辱的。

孟华并没刺他哑穴，他在孟华喝问之下，傲然说道：“大丈夫宁死不屈，你要杀我容易，要我求饶，那是万万不能！”

孟华气怒交迸，喝道：“亏你还有脸说自己是大丈夫？”

杨炎冷笑说道：“我的武功虽不如你，品格却不见得比你差了，哼，哼，我还不屑于做你这样的伪君子呢！”

孟华怒道：“我怎么会是伪君子了？”

杨炎冷冷说道：“你想要杀我，却不敢杀我，不过是怕人说你‘骨肉相残’罢了。好，那我就成全你的名声吧，你编排我的罪名，我全都承认。就是不认你是我哥哥！那你可以毫无顾虑地一剑把我杀掉了，动手，快动手呀！”

孟华心中痛如刀割，凄然说道：“你错了，我不杀你，并非是怕人闲话。你不认我做哥哥，我还是认你做弟弟的。但也正因为你是我的弟弟，而你又没有丝毫悔过之心，我、我只能、只能……”叠声说了两次“只能”，缓缓地举起手掌，便待向杨炎的天灵盖拍下去。

丁兆鸣喝道：“孟华，你刚说过的话就忘记了么？”孟华怔了一怔道：“我说过什么？”

丁兆鸣道：“你说过杨炎是由我处置的！”孟华松了口气。收掌说道：“是。但凭师叔处置这个孽徒！”

交由孟元起管教

丁兆鸣道：“按说他罪在不赦，姑念他年幼无知，暂且将他逐出本门，交由令尊严加管教！待他将来改过自新，再准他重列门墙。孟贤侄认为这办法怎样？”要知孟华是天山派记名弟子，论地位还在丁兆鸣之上。故此虽说他已授权由丁兆鸣处理此事，但丁兆鸣按照规矩还是必须有此一问，以示对他尊重。

这正是孟华心中所想，口里却不敢说出来的办法。当初他要丁兆鸣陪他同来，就正是提防有此际之事，盼丁兆鸣能够出头为他转圜的。他心中欢喜之极，脸色却是一表端庄地答道：“师叔计虑周详，师叔说是该这么办自是不会错的。我没异议。”

丁兆鸣道：“好，那就这么办吧。是你押他回去，还是我押他

回去?”

杨炎听说要把他交给孟元超管教，这真是比要他的性命还更难。要不是他被点了十八处穴道，他一定会愤怒得暴跳起来，如今则只能躺在地上嘶声大叫了。

“做不做天山派弟子我不大稀罕，要我受孟元超的侮辱，我死也不能！”他直呼孟元超之名，丁兆鸣、孟华和邵鹤年都是不禁变了面色，眉头大皱。丁兆鸣斥道：“胡说八道，你的爹爹管教你，怎能说是侮辱？”

孟华心里猜想：“炎弟想必是已从辣手观音那里，知道了他的身世之秘。不过救他性命要紧，父子兄弟之间的误解，慢慢再想法消除。”他怕杨炎继续胡说，便即补点了他的哑穴。

回到原来的话题，孟华说道：“我回天山吊丧，不仅因为我是得过老掌门指点武功的本派记名弟子，要尽弟子之礼，而且是代表义军和我爹爹吊丧的。吊丧之后，我也还有一点公事要办，自是不能为这孽徒之故，因私废公。只好偏劳师叔了。”还有一件“秘事”他不便说出来的是，在他的猜想，冷冰儿碰上这样意想不到的“尴尬之事”，一定是伤心之极的了。他要找到她为弟弟“赎过”，劝慰她并要求她“饶恕”自己的弟弟。

接着他又对邵鹤年道：“邵叔叔，你是我们兄弟的长辈，柴达木的义军倘有迁移，由你联络也较为容易。回疆的任务，我和刘抗可以代办。请你也和丁师叔一起回去吧。”

邵鹤年道：“你不说我也正想请命，如此安排，最好不过。”论亲戚辈分，他高孟华一辈，在义军的地位，则是孟华较高，故此他用“请命”二字。

孟华说道：“邵叔叔不用客气。我这不肖的弟弟，一路上也还要请你多加教训。”邵鹤年道：“你放心，我会的了。”

孟华安排妥当，正想动身，发现杨炎的伤口又在开始流血，他心中一阵酸痛，又再回过头来替杨炎敷上了金创药。

丁兆鸣道：“孟贤侄，我会替你照料弟弟的，你放心走吧，唉，杨炎，你再也不学好，真是对不起你的哥哥了。”

杨炎是个性情容易激动的人，虽然 he 不能接受丁兆鸣的责备，

对孟华的恶感亦未能消除，但亦已体会得到他的哥哥确是真心爱护他的，不觉心头一股暖意，一直没有眼泪的他，眼角也有一点潮湿了。

孟华说道：“好，那我走啦！”忽地想起一事，临走又道：“丁师叔，我封闭了他的穴道，十二个时辰之内，料他不能自解。但最好请你在时辰未到之前，补点他的十八道大穴！”对他弟弟的武功，他确是有点担心丁兆鸣克制不住，故此不厌其详地提醒丁兆鸣。

要照料、要提防的事情他都交代过了，他这才怀着异常复杂的情绪，深沉的目光望了弟弟一眼，这才和丁邵二人分手。

小妖女拦途截劫

丁兆鸣背着杨炎下山，走了半天，找到一个牧场，买了两匹健马拉的铺有锦垫的马车，他和邵鹤年一个看护杨炎，另一个则轮流驾车。杨炎舒舒服服地躺着养伤，他受的伤虽不算轻，却非内伤，孟华给他敷上的金创药，又是上佳的金创药，不过两天伤口已合，第三天差不多全好了。

丁兆鸣并没忘记，每隔不到十二个时辰，就补点他的十八处穴道。

杨炎也不理会他们，乐得自己舒舒服服地躺着静养。丁兆鸣早已在那牧场上购备了充足的食粮，有麦饼，有糍粑，有肉脯，还有马奶酒。马奶酒虽然酸涩，对身体却是甚为滋补。

在这几天当中，邵鹤年故意和丁兆鸣谈起孟元超、云紫萝和杨牧的往事。虽然有些事情，他不便直言其隐，但已把杨牧的恶行劣迹，凡是可以让杨炎知道的，尽都在他的面前说出来了。

他们说出了杨牧当年怎样捏造孟元超在小金川战死的谣言，向云紫萝骗婚；后来又怎样私通官府，陷害孟元超；为了陷害孟元超，甚至不惜诬陷妻子，毁她名誉，将她休弃。由他姐姐辣手观音出面，在寒冬腊月，将云紫萝赶出家门，而当时云紫萝正是怀孕在身，怀的就是杨炎。

最后邵鹤年说道：“杨炎，我不知道你是否见过你的姑姑，你

的姑姑又和你说过了一些什么话，但你可不能偏信一面之词，你知不知道，不错，杨牧是你的生身之父，但他对你非但从无一日父子之恩，而且你们母子都几乎给他害死！”

在邵鹤年说这段话的时候，丁兆鸣给杨炎解开哑穴。

杨炎心情激动，听到一半，就嘶声叫道：“我不要听，你们都在骗我，骗我！”

邵鹤年道：“我知道这会令你伤心，你也不会马上就相信我说的事情。但我还是非要你听不可！”

他是因为杨炎不认哥哥，从杨炎的语气之中又已透露出他已经知道自己一点身世隐秘，才索性把事实真相告诉他的。

但可惜正如他的所料，杨炎是不能马上相信他的。假如换了是冷冰儿对他说出这些真相，他或许会多相信几分。此际他只是在想：“不错，你叫我不可偏信一面之词，那我也就不能偏信你的说话。你和孟元超是一伙，当然是帮他说话了。”

不过，他虽然“不愿意”相信邵鹤年的话，内心深处却是不能不加深怀疑：“难道我的生身之父当真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卑鄙小人？要是真的话，我该怎么办呢？不，不，他们一定是夸大其辞，不会全是真的！”

丁兆鸣见他如此激动，只好又点了他的哑穴。

他的伤势本来差不多好了的，由于受到了大刺激，面色一下子又坏了许多，这天晚上发起高烧，已有生病的迹象。

丁兆鸣担心他在途中生病，悄悄叮嘱邵鹤年，不要再“刺激”他，一切留待到了柴达木见着孟元超再说。丁兆鸣并且用了可以避免伤害他身体的手法，点了他的晕睡穴，让他安眠。

幸好丁兆鸣懂得一点医术，随身也携带有一些常用的药物，杨炎发的高烧，第二天就退了。

马车继续向前行进，走过了草原，进入了山区。

行行重行行，到了一处险峻之处。一条陡峭的斜坡，山坡上铺满积雪，地形又极狭窄，只能容得他们这辆马车通过。

正当马车转过山坳下坡之际，忽然发现一个女子低着头迎面走来。积雪铺盖的斜坡本来就已经够滑的了，马车跑下山坡，速度当

